

美与俄乌“穿梭会谈”难言解决问题

新华社记者

美国代表团于23日和25日与乌克兰代表团、24日与俄罗斯代表团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分别举行了会谈。根据白宫公布的两份技术层面会谈成果及俄方公布的俄美会谈成果,各方主要就确保海空安全航行、停止攻击能源设施等达成共识。

尽管白宫宣称“取得诸多进展”,但分析人士指出,此番会谈实际上仅聚焦“技术性”问题,并不能解决俄乌在各自核心诉求上的分歧,更难言解决冲突、实现全面停火。

“技术性”谈判

此次美俄、美乌分别举行的会谈主要聚焦技术层面的问题。24日,俄美两国专业代表团进行会谈,持续时间超过12小时。23日和25日,由军方、外交官和能源官员组成的乌方代表团与美方代表团就停火“技术”问题进行磋商。

根据白宫25日发布的两份文件,美国与俄乌均同意在黑海确保航行安全、消除使用武力的可能、阻止将商船用于军事目的。美国与俄乌均同意制定措施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达成的禁止攻击俄乌两国能源设施的协议。根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25日公布的通报,俄美会谈主要成果包括五项,其中之一是俄美为停止打击俄罗斯和乌克兰能源设施制定措施。

泽连斯基2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将此次

会谈成果称为“一份黑海停火协议”,即在海上和能源设施方面的停火。他表示,这虽不是实现全面停火的第一步,但是一个开始。同日,乌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敦促尽快举行额外的技术磋商,以敲定实施、监督等方面的所有细节。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日表示,俄美此次会谈是“沉浸在细节中”的技术谈判,“有一种理解,即接触将继续下去,但目前没有任何具体计划”。俄罗斯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杜金指出,此次会谈是“纯技术程序”,所有根本问题只有在元首协调的层面才能解决。

全面停火分歧大

表面上看,此次美国与俄乌分别举行的会谈取得一定进展,但分析人士指出,三方在停火条件、安全保障等诸多实质性问题上分歧明显,正如克里姆林宫所称,“艰难的谈判”还在后面。沙特东方电视台沙特办公室主任哈立德·马特拉菲说,美俄乌之间的主要分歧反映出各方立场和目标存在巨大差异。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25日报道,泽连斯基当天在会见媒体时说,与俄方谈判“最艰难的问题”有两个,即领土问题和全面停火问题,乌方没有就领土问题与美国和俄罗斯达成任何共识。泽连斯基还说,乌美和美俄两份联合声明有“五分之一的内容”存在分歧。

分析人士认为,乌方停火立场与美国希望快速彻底结束冲突的立场存在差距。目前美方推动的和解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乌

克兰利益,这是乌克兰不接受的。乌克兰分析与战略中心主任伊戈尔·恰连科指出,乌方既需要对美方意愿做出积极回应,又需要清晰界定国家利益“红线”。乌方此时选择谈判,一来是要“测试”俄方停火的“真实意愿”,二则是希望美国利用技术手段监控违反停火的情况,获取下一步策略调整的参考。

对俄罗斯来说,马特拉菲认为,俄罗斯愿意通过可信的中间方测试新的谈判渠道,同时在其已取得的战场收益能得到保全的前提下,俄罗斯希望利用停火加强战场控制。

俄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在25日播出的电视专访中表示,乌方虽同意停火,却屡次违背承诺。他强调,鉴于乌克兰不断改变主意并违反协议,俄方需要最明确、具体、可验证且有效的保障和机制来解决俄乌冲突相关问题。

此前就特朗普提出的30天停火协议,俄方提出一系列重要主张,包括确保对俄乌双方整个接触线上的停火进行有效管控、停止乌境内强制动员和重新武装乌军部队。俄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克里莫夫认为,即便是美国发布指令,从指令到实际停止向乌提供武器之间还有很长距离。

分析人士指出,美俄在停火条件上分歧显著,美国希望先停火,之后政治解决危机;俄方则坚持,要长期解决危机就必须消除根源,没有政治解决方案的停火并无意义。

快速解决不现实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在俄乌问题上的表述不断变化,从最初夸下海口,声称要在

24小时内结束俄乌冲突,到后来提出在4月20日实现和平计划以达成停火,再到后来谈及30天的临时停火,而今则着重讨论俄乌停火对对方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打击,以及恢复黑海粮食外运协议等问题。分析人士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光想靠施压、利诱等“技术”手段就想“速战速决”解决乌克兰危机并不现实。

佩斯科夫此前指出,“不应幻想俄乌冲突会在短时间内结束”。解决乌克兰危机和俄乌停火问题面临复杂且棘手的工作,需要深入研究细节,现在各方才刚刚着手解决。不消除引发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就不可能解决这场冲突。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地中海研究中心分析师李格·梅洛扬表示,美方来参加此轮会谈时就意识到,在当前实现立即全面停火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专家认为,如果能促成一项临时停火协议(如30天停火),可能是冲突冻结的第一步,但不会带来最终解决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亦军说,没有反复的较量是不可能彻底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文章援引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阿伦·戴维·米勒的话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是以政府任期来衡量的,而是需要以代际的时间跨度来看待,当前美国政府急于求成地解决问题是有风险的。

英国《卫报》网站也刊文说,白宫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穿梭外交有时就像一场失真的“传话游戏”,寻求的停火与大肆宣传的东西相比要遥远得多。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韩国庆尚北道山火持续蔓延

韩国山林厅当地时间3月26日说,22日起于庆尚北道义城郡的山火已蔓延至多地,从25日傍晚至26日晨已造成数十人伤亡。图为当日直升机在韩国庆尚南道河东郡附近灭火。

新华社/纽西斯通讯社

“欧佩克+”增产叠加多重地缘风险——

国际石油市场稳定性面临考验

本报记者 莫菲菲

近期,在主要产油国将于4月1日增产石油之际,国际油价波动不断。

自3月3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宣布增产计划之后,WTI原油(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随即跌至每桶65.22美元,为2023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至每桶68.33美元,为2021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后,国际油价震荡上行,截至3月25日收盘,WTI原油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分别升至每桶69美元和73.02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近期对伊朗和委内瑞拉制裁给市场造成恐慌情绪,导致国际油价短期反弹,加之美国关税政策反复变动,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国际石油市场进入不稳定期,但从中长期来看,国际油价下降趋势恐难以阻挡。

3月初,欧佩克发表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等8个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决定按既定计划自4月1日起逐步增加石油产量,以回撤2023年宣布的自愿减产措施。首次增产规模为日均13.8万桶,预计到2026年9月逐步取消220万桶/日的减产计划。欧佩克在声明中强调,增产步伐将根据市场条件灵活调整,必要时可能暂停甚至逆转,以确保石油市场稳定。

这是欧佩克自2022年以来的首次增产。2022年10月,由于全球经济放缓担忧加剧,全球油价下行趋势明显,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决定自2022年11月起将石油总产量日均下调200万桶,以支撑国际油价。

2023年4月,为了应对疲软的石油需求和竞争对手产量不断上升导致的石油供应过剩问题,“欧佩克+”宣布从2023年5月起至当年底每日减产石油116万桶。

2023年11月,“欧佩克+”再次宣布2024年第一季度将继续自愿减产,减产总额为日均220万桶。此后减产多次延期,最终决定延长至2025年3月底。

据统计,“欧佩克+”自2022年以来实现每天减产585万桶,相当于全球石油供应量的5.7%左右。分析人士指出,几轮减产措施总体上达到了稳定全球油价的目的,避免油价因供应过剩而大幅下跌。但是,石油需求预期悲观使国际油价整体表现相对低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能源与低碳经济系主任董康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主要产油国此次增产一方面是对解除减产协议的响应,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向“欧佩克+”施加压力增加石油供应,配合美国推动石化能源发展政策的结果。

不少专家认为,尽管日均增产13.8万桶在短期内对石油供需格局影响有限,但其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石油增产释放的信号可能促使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石化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一旦美国政府对石化能源的宽松政策见效,全球石油供应将显著增加。与此同时,由美国发起的新一轮关税战“一触即发”,全球经济前景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供应增加叠加需求萎靡,油价下跌或仍将成为2025年全球油价的主要走势。

在董康银看来,石油增产导致的油价下跌对欧盟等主要石油进口国将产生双重影响。“油价下跌将减少主要石油进口国的外汇支出和运营成本,改善其收支结构,通胀压力也会有所缓解,为国内经济调整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油价持续下跌可能对石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当油价低于某一个平衡点时,石油公司的运营和开发成本将受到挤压,进而影响其勘探和开发活动的积极性。

分析人士指出,油价下跌无疑会减少主要产油国的财政收入,但总体影响可控。“欧佩克+”之所以释放增产信号,表明其已预判到油价下跌的可能性,并认为能够承担相应的损失。”董康银说。

当前市场观察显示,地缘政治冲突、非欧佩克国家油气产量增加、新能源加速发展进一步压缩石油需求等多重因素,都给主要产油国的增产计划带来诸多不确定性,“欧佩克+”此次增产计划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有待观察。



罗马春日

当地时间3月25日,游客在意大利罗马的古罗马广场游览。
新华社记者 李京

“一带一路”倡议 助力“蜂鸟之国”悄然升华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下简称特多)位于加勒比海小安的列斯群岛东南端,总面积5100多平方公里。它是世界上蜂鸟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国徽上就绘有两只金色的蜂鸟。

近年来,特多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多元化转型,通过推动特多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这个“蜂鸟之国”正在悄然升华。

2024年1月,中国和特多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旗舰项目凤凰工业园在特多开园。凤凰工业园位于特多第二大港口萨斯角港,定位为高附加值环保轻工业园区,规划了轻工业、绿色建材、食品饮料和仓储物流等产业集群,与特多政府希望改变长期依赖油气资源、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转型的发展战略对接。

图为近日拍摄的位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利萨斯角港的凤凰工业园。

新华社记者 赵凯 摄



新华社记者 华洪立

“在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我要和全世界(已经痊愈)的人一同欢呼!”在坦桑尼亚柔给巴尔,25岁的赛义夫·哈桑·姆巴鲁克日前对记者说。他的笑容中满是轻松,而这份额来之不易。

就在5个月前,姆巴鲁克被确诊为耐药性肺结核,病情严重。幸好,中国第34批援桑给巴尔医疗队的及时介入为他带来了转机。

“那时我持续咳嗽、头痛,一直以为是普通感冒。”姆巴鲁克回忆道。起初,当地卫生中心诊断他患了肺炎,但连续数周的治疗毫无起色。反复病痛和未知的恐惧让他陷入绝望,直到朋友建议他前往纳兹莫加医院寻求中国医生的帮助。

“他们的诊断结果是耐药性肺结核,我被立刻安排住院治疗。”姆巴鲁克说。在中国医生的精心照料下,他接受了系统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

如今的姆巴鲁克精神饱满,早已恢复生

遇见这群中国医生,坦桑小伙从绝望中挣脱

活能力。他还常常鼓励身边人重视肺结核的早期症状:“别害怕,结核病是可以治愈的,只要尽早就医、坚持用药。”

纳兹莫加医院心胸外科医生拉希德·哈桑·阿里介绍,桑给巴尔结核病患者众多,从儿童到老人都有,但由于偏远地区缺乏专业人员与诊断设备,不少患者等到确诊时病情已相当严重。

“好在中国医疗队帮助我们填补了空白。”阿里说。他曾在中国黑龙江佳木斯大学接受专业培训3年,如今与中国医生密切合作,开展结核病诊疗、技术培训等工作。

“以往我们连支气管镜都没有,是中国医生带来了第一台,并教我们如何进行呼吸道疾病内窥镜检查。”阿里说。

中国第34批援桑给巴尔医疗队队长陈炜说,坦桑尼亚是全球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近年来,政府和国际组织在结核病防控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早期发现率仍然较低。

“有些偏远地区的患者由于医疗资源匮乏无法及时确诊,导致病情恶化。”陈炜说,“不规范使用抗生素也导致耐药性结核病增加,进一步加大了治疗难度和成本。”

为此,中国医疗队在提供临床支持的同时,还引入了肺穿刺活检等先进设备与技术,提升了结核病的检出率与诊断精准度。与此同时,他们还定期为当地医护人员开展专业培训,提升整体医疗水平。

“我们不仅在医院诊治患者,还走进社区开展义诊和健康宣传,帮助公众提高防病意

识。”陈炜说,“中国与坦桑尼亚在结核病防治方面的合作,是技术层面的援助,更是理念与责任的传承。”

据世界卫生组织《2024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数据,坦桑尼亚的结核病发病率从2015年的每10万人306例下降至2023年的183例,降幅达40%,结核病相关死亡人数也从2015年的5.8万人降至2023年的1.84万人,下降了68%。

今年的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以“是的!我们可以终结结核病流行:承诺、投入、行动”为主题。世卫组织呼吁各国政府加强卫生体系建设,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扩大结核病服务的可及性,强化筛查、诊断、治疗和营养及心理支持,关注弱势群体,携手终结结核病流行。(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电)

些内容引发争议。德国的一份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目前的支持率仅比联盟党低4%。

在此情况下,默茨及联盟党实际上面临着较为艰难的选择。如果联盟党继续坚持其竞选主张,那么组阁谈判就可能破裂。如果联盟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与社民党妥协,就可能无法兑现其对选民的承诺,从而导致该党支持率下跌。

从以往联盟党和社民党组建执政联盟的过程来看,谈判往往会耗时较久。2017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后,组阁过程花费了半年多。因此有德国媒体认为,此次联盟党和社民党的组阁谈判,可能无法在默茨预想的时间内完成。

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德国内部面临经济衰退,外部又有美国加征关税、欧洲防务挑战,尽快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比较符合德国的利益。从这一角度来说,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仍是大概率事件。只是,如今联盟党和社民党的支持率早已无法同多年前相比,社民党本次大选创下历史最差战绩,联盟党的得票率也是历届大选第二低,两党支持率之和都没有超过50%。由此可以预见,即使两党再次上台执政,其施政也可能受到掣肘,带领德国重回增长轨道的任务注定不会轻松。

毕振山

新一届德国联邦议院于3月25日成立并召开首次全体会议,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当天向总理朔尔茨递交了解职证明。与此同时,德国联盟党同社民党的组阁谈判仍在进行中。有分析人士指出,联盟党与社民党民主联盟(基民盟)的尤利娅·克勒克纳当选新一届联邦议院议长。克勒克纳在当选后表示,新一届联邦议院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和地缘战略都非常动荡的时期开始工作的,德国需要持续进行改革并保持“乐观和信心”。

据了解,新一届德国联邦议院共有630个席位,比上一届减少103个席位。其中,由

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占据208席,德国选择党占据152席,社民党拥有120席,绿党85席,左翼党64席,另有一席由德国北部的丹麦少数民族党派南石勒苏益格党选联盟(SSW)所占。

在新一届联邦议院成立后,德国总理朔尔茨领导的政府也正式结束任期。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25日下午向朔尔茨及其他政府成员递交了解职证明。不过由于新一届联邦政府尚未成立,朔尔茨政府将继续履责,直至新政府成立。

事实上,联盟党和社民党在选举结束后就已经开始谈判组建新的执政联盟。3月8日,双方就组建联合政府达成初步协议,内容包括设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目标、降低电价等。3月13日,联盟党与社民党正式开始组阁谈判,两党组建了16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16人,就各项政策和政府职位分配展开谈判。联盟党领导人默茨曾表示,希望新政府能在4月中旬组阁成功。

然而,双方的谈判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据德国媒体报道,为了推动组阁谈判,

联盟党在债务限制问题上向社民党作出了让步,但在财政税收和移民等问题上,双方仍存较大分歧。联盟党希望以减税方式来促进经济,社民党则反对给高收入阶层减税。联盟党还希望加强对移民的遣返,社民党则对非法移民留在德国持相对开放态度。

有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联盟党赢得了选举,但在明确拒绝与德国选择党和绿党联合执政后,联盟党的潜在执政伙伴实际上只剩下社民党。在此情况下,社民党在组阁谈判中可能会态度强硬。基民盟内部则有人认为,默茨为了实现组阁,向社民党让步太多。

例如,默茨在竞选期间一直宣称将坚持“债务刹车”制度,却在不久前和社民党、绿党一起推动实现了对“债务刹车”制度的松动;默茨还提出了有关移民问题的“5点计划”,但社民党予以拒绝;支持默茨的一些商业群体还担心默茨在税收制度上向社民党妥协。

值得注意的是,默茨在竞选前后的政策主张改变,不仅被德国选择党、左翼党等在野党批评,一些选民也认为默茨背弃了竞选承诺。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初步组阁协议也有一